

敦煌學

第九輯

敦煌學會編印

# STUDIES ON TUN-HUANG

VOLUME IX

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-Huang

Hwa Kang, Taipei Taiwan R. O. C. 1985

## 講座敦煌第七卷前言——代總序

郭自得 譯

敦煌文書的出現，不用說是二〇世紀開頭的中國文化與佛教研究上的重大事件。迄今為止之八〇年間的「敦煌學」的進展，在收得大量文書的歐洲學界因不用說，在日本、中國也有很多研究論文發表，由此可以顯示；此文書所具文化意識的重要性，已被確認了。

在日本，如眾所周知，關心「敦煌」的研究者日有增加的傾向。而最近在海內外中國人研究者間，研究熱也逐漸高昂，此乃是值得注意的事實。首先在香港新亞研究所設立敦煌學會，一九七四年刊行『敦煌學』第一輯。這創刊號被當做法國東洋學者 Paul Demieville 教授八十歲的祝壽專號。教授對於敦煌研究的業績，受到中國人研究者的讚賞，這當是象徵着敦煌研究已成為所謂「敦煌學」之世界性學問研究一分野的現狀。敦煌學會的本部，現在已轉移到台北市華岡的中國文化大學內，而『敦煌學』已出至第八輯（一九八四）。

在中國本土，蘭州大學敦煌研究組於一九八〇年二月，出版『敦煌學輯刊』第一集，敦煌文物研究所於一九八二年三月，發刊『敦煌研究文集』，又在同年六月，發刊了『敦煌研究』第一期。

像這樣隨着敦煌研究氣氛的高昂，其研究似乎自然地出現了兩個方向。其一是對敦煌本身的研究。就本講座已刊之卷而言，1、2、3 三卷屬之。

第二是對敦煌與中國本土的關係，交涉面宗於主要關心的研究。本講座已刊之 4、8 兩卷屬之。尤其在中國佛教史家間，一提到「敦煌」，通常都以中原的文化與長安、洛陽的佛教的關係為中心，而加以論述。如為「敦煌佛教史」，自當別論，如站在中國佛教史的立場，必然的會把關心朝向與中國本土的關係論。主要收錄了以那樣的立場之研究，便是本第 7 卷。

當然，不僅止於關係論，對敦煌佛教本身的論述，也非無預定。然而，因種種理由，終未實現。即使關係論，也有不少主題應收入本卷，而竟從缺。下面當將本卷的編輯至刊行的經過，作概略的記述。

本卷 7，是把當初預定的 7「敦煌佛典與中國佛教」（牧田諦亮論）與 9「敦煌佛教與中國文化」（福井文雅編）合併爲一冊者。然而，就實際而言，本講座企畫當初的原案，便是照本卷的構想，爲全一卷。隨着目次及執筆者的具體決定，及頁數增加的結果，乃便宜上分成第七、第八兩卷。

提到執筆者，相信不論東西洋，都會廣泛地約請過。所謂講座，當以其時點的研究水準，無所偏廢而公正地呈示於讀者，爲其使命之一。本卷的企畫，開始在昭和五十三年左右。當時，涉獵當年以前的文獻數種，抽出敦煌與中國佛教、中國文化有關論者，依各主題加以整理，建立了目次，而儘量請論著的原作者，依其目次的內容執筆。

因此，迄至當時尚未以論著形式發表的主題，原則上未收錄本卷。昭和五十三年（一九七八年）以降成爲問題的新主題，也未收錄。例如在開頭所記『敦煌學輯刊』第一集的發刊是一九八〇年，『敦煌研究』第一期在一九八二年，所以本卷計劃當時是無從參考的。

本卷企畫訂綱要的過程，一如上述。如有斯界頗負令名的研究者，而未列入本卷執筆者，其原因殆爲其本身未許諾執筆，或未能及時寄稿的關係。

由於其他的原因，有數篇本應收錄本卷的論稿、而從缺者，例如音樂就是。林謙三氏等的敦煌舞譜的研究成果，當然需要立爲一章。卻因種種原因，而未如願列入。又「總序」「疑經」及「敦煌佛教通史」等，本來預定由牧田執筆者，因牧田遭意外事故而不得不住進首都醫院治療的奇禍，終於未能完成。

與牧田的奇禍關連，還因其他種種原因，使本卷的刊行大爲遲延。對此，我等編集負責人不得不向執筆者、出版社與讀者們，深致歉意。同時，對這次出版，辱蒙大力協助的東洋文庫研究員松本明氏，大東出版社編集部的諸位先生，深表謝意。本書無疑的，將成爲將來研究敦煌的指針之一，而我等編集負責人，私心盼望着繼此之後，能有觸及「敦煌佛教研究」之本質的論著繼續發表。

牧田諦亮

福井文雅

敦煌學 第九輯

編輯者：中國文化大學  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出版者：中國文化大學  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出版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訂價：新台幣三八〇元

(郵費另計)